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一至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御製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葢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徹微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

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

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

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筆

評鑑闡要目録　史評類

第十二卷

自明世宗起至明福王止共三十五則

臣等謹案評鑑闡要十二卷大學士劉統勲等彚録通鑑輯覽中

御批凡八百餘則冠以

御筆通鑑輯覽原序葢輯覽一書悉禀

聖裁

特筆評論發幽闡微多至數千條兹則専録

親御毫翰所成及館臣撰擬而仰承

改定者按代臚列其間如正統系則隋戊寅大書

大業十四年而義寧為附注元戊申大書至

正二十八年而閏七月以後始書洪武至於

明末甲申之大書崇禎十七年乙酉之附注

福王年號尤為

聖主大公至正之道非臣下所敢擬議者正書法

則於賈充褚淵沈約書死狄仁傑之還拜及

卒書周足為千古臣節之大防若夫破拘牽
之論訂傅會之說權衡是非糾正訛舛多或
累百言少則一二語莫不抉奥致精永垂法
戒臣等校録之餘既深悦服亦尤幸萬古史
家得奉為指南云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評鑑闡要卷一

太昊伏羲氏

始教民佃漁畜牧綱

君民之道莫大乎教養伏羲氏作佃漁畜牧皆所以為養也而教即行其中後世視教養為二者去古遠矣

炎帝神農氏

始教民藝五穀目

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飲血初不知耕稼也後世視茹草木而食禽獸者幾如異類不知彼之去古猶未遠而已之反近於異類焉

黄帝軒轅氏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目

百里之國萬區依開方法應得積滿一萬萬里然考軒轅方行所至以今輿地按之則西不過肅州北不過宣化保安而東至海南至江幅員具在安得有萬區百里

之國哉可見史家紀載率多恢張失實如禹會諸侯于塗山乃稱執玉帛者萬國亦此類也

帝堯陶唐氏

置諫鼓立謗木綱

治道當以帝堯為祖今觀帝即位之始首以授時為重而即繼之以納諫後之臨民者宜知所先後矣

越裳獻大龜又有蓂莢生于庭目

聖人法天故天不愛道然帝之所以正四時而熙庶績

乃本欽若之一心所謂在彼不在此也

鯀作九仞之城以堙洪水訖無成功曰

九仞之城即書所謂堙也鯀堙洪水而績弗成禹決九川而民乃粒故治水之要隄防不如疏導此定論也若九澤既陂則止水耳向嘗有禹貢無隄字之句意正謂此第今古異宜以今日生齒日繁室廬櫛比之時衛民防險又在審變者神而明之且束水刷沙而正溜以深政宜寓濬滌於隄防之内比年淮徐河流頗覺順軌其

明驗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

帝舜有虞氏

帝作歌綱

註疏家以為帝舜之歌先言股肱臯陶賡歌先言元首此君臣交儆之義似矣不知勑命二句即歌語乃歌者永言申歌之意耳臯陶之意亦屢於省成均發於自然而動於不容已謂其交相責難猶未免窺測也

夏

夏后氏大禹

鑄九鼎綱

禹鑄九鼎漢書及他紀載皆同金氏履祥獨據墨子之說以為后啟所鑄搭經傳而從子書非是至鑄鼎象物左傳猶稱近古胡氏宏乃以為圖九州道里貢賦夫道里貢賦何以稱象物耶盖好異逞臆之病紀事者所不免

會諸侯于會稽綱

祇台德先之世即有不共命若防風氏者易所謂不寧方來後夫凶也後至之誅葢有不得已然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可見大禹立政之大端矣

后相

遷于商丘依斟灌斟尋

目

商丘在河南而斟灌斟尋乃在山東青萊所為馬牛風不相及何能相依或其時來從王難耶然云相依則是藉其土地民人之勢也古史荒略鮮實可見一斑

后少康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綱

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新莽書更始之年則天紀房陵之蹟皆此意也胡氏大紀以少康所生之年為元歲足糾皇極經世之誤然是時夏之不亡其亦如綫耳

商

商王成湯

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目

應天以實不以文六事自責湯之至誠對天如此其致雨不致雨非湯所敢逆料舊説身為犧牲剪髮斷爪非聖人所為殊不足據

王武丁

得傅説為相綱

高宗中興令主然圖像傅巖之事致疑傷誕或當居民間時物色久屬特以起胥靡而作相恐人望未厭託之

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如之何其可

帝乙

長子啟以母賤不立少子辛以母正后立為嗣目

微子啟以母賤不得立使立啟殷何致亡後世立嫡之論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王受辛

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目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志也獻地請除刑與陳氏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何異市惠行權似非聖人所為子不能無疑

周

武王

作銘自警綱

機銘口生垢口戕口說者謂舊本脫字率以口識之之類予意不然易傳以言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口生呫者即所云起羞興戎是也口戕口者即所云悖出悖入是也他本所傳機有作几作机者不如大戴禮於本義尤為直揭若盧辯所註岀令依几之説雖不過沿文索解其義亦通

死注

伯夷叔齊採薇有婦人曰此亦周之草木也遂餓死者亦云貧餓

夷齊不食周粟特謂義不仕周受禄餓死者亦云貧餓以死云爾古史考舉野婦之語竟似夷齊並不食薇以

致餒死不免固哉高叟之譏矣

成王

立大社土用五色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以為土封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土以封之是削土也苞黄苴白之說鑿哉

穆王

王西廵狩聞徐戎叛王乘八駿一日而歸目

一日千里長驅而歸雖順風揚帆有所不能而謂馬能之乎葢馬之健者不過能行數百里其能千里而不疲者即良驥也後之務奇者並不識馬安能識良無怪乎其論之失實矣

平王

元年東遷綱

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此言誠然但謂平王若不遷以形勢東臨諸侯諸侯尚未敢貳此則不然

平王本非撥亂反正之才幷無奮發有為之志縱使仍都豐鎬亦惟苟安旦夕終於不振而已其能西却犬戎東撫諸夏乎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

魯侯請郊廟之禮綱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非禮其言葢引而未發東遷以後諸侯放恣因禮樂之賜而并及郊廟王室不綱從而許之則泛觴之失非自成王伯禽乎

莊王

衛侯朔出奔齊綱

按史記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其年生壽及朔即於其年朔譖伋壽爭死是則譖者爭死者皆甫生數月之子為情理所必無且宣公死後宣姜亦幾老而左傳所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而後生三男二女既已失節之淫婦又何待强而老婦連生五子又必無之事紀載家失實傷理莫有甚於此者故為之考證如右

齊以管夷吾為相綱

管仲制國大槩本於周禮而行之以權便葢限於時勢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馬準輕重而權穀幣儒者謂其漸開申商之學似矣然富國强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較之空談仁義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

襄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目

孟子稱五霸齊桓為盛葵丘之會雖明其禁而内寵爭釁先自犯之葢無明德新民之實徒修勤遠歸好之辭

未有久而不渝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所謂正而不譎亦云彼善於此而已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于晉綱

重耳夷吾前後對使之詞賢不肖相去固殊然重耳若無舅犯亦未必及此秦穆既以重耳為仁又聽公子縶之言先置不仁以滑其中卒之河外之城未獲韓原之師已興譎詐相傾無非為利春秋無義戰彼時之民奚以為生哉

齊管仲薦隰朋于桓公注

蘇洵以管仲不能舉賢自代責其不知似矣然仲之疾未嘗不薦隰朋而朋之才又不及仲縱不死亦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況其死耶左傳記寺人貂漏師于多魚仲何不即于此時誅貂貂誅則易牙不能進而開方去矣仲豈見不及此毋亦慮桓公之不已聽而反聽貂以斥已耶所以為器小所以為霸臣

晉陰飴甥盟秦伯于王城目

陰飴甥之對秦伯實可謂善于辭令

宋襄公敗于泓目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晉文公出亡反國目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臣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

危矣

晉文公請隧王弗許賜之田目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晉楚城濮之役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目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債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老

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竒藻而失真實者葢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識時也

匡王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綱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弑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定王

五年河徙綱

河至春秋始有徙盖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闕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横輩乃欲決遮害亭緣西山足載河髙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于北則掩漳于東則侵濟于南則奪淮盖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于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于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晉楚邲之役晉先縠以偏師先濟韓厥請荀林父

同進目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帥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説而林父竟從之至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晉士會入聘王享之用殽烝目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于殺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于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固耳

簡王

晉韓厥論郇瑕之地沃饒近鹽令民驕佚公室乃

貧日

韓厥謂山澤林鹽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霸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靈王

晉祁奚舉其仇解狐及其子午注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徇于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論和戎有五利曰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

外強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齊晏嬰不死崔杼之難曰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衛甯喜以復衛侯告蘧瑗瑗從近關出曰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齊莊公故臣盧蒲癸有寵于慶舍舍妻以女癸之

攻舍其妻與謀目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景王

吳季札歷聘諸國目

閽樂知政不過於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傅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郯子言少昊時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目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武曌定署名徒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

耶

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以禳火子產弗與亦不復火

火曰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許男飲太子止之藥卒曰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予高聽止赦

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敬王

齊魯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懼獲過于魯歸侵邑

以謝魯目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劫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

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哉

吳城邗溝通江淮綱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貲之惠若此也

元王

越范蠡論用兵目

范蠡陳策本諸黄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貞定王

晉尹鐸治晉陽請為保障目

蠒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威烈王

魏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論目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囂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顔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强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闢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曰

毁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為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

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顯王

魏公叔痤薦衛鞅注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鷙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益所謂欲蓋彌彰者矣

魏有照乘珠目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

志於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於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韓昭侯令藏敝袴以待有功注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向於日知薈說中已詳論之

慎靚王

衛嗣君聞縣令席弊乃賜以席又使人偽遺關吏金以示聽察目

衛嗣君所為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烏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赧王

趙公孫龍論臧三耳目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奇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

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齊孟嘗君奔魏與諸侯共伐破齊曰

田文齊之夫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趙受韓上黨降又悮聽秦間以趙括代廉頗曰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愚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魏信陵君盜兵符襲殺晉鄙以救趙目

趙魏脣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盜竊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六國

秦謀取楚李信言需兵二十萬王翦言非六十萬不可目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況六十萬乎

秦

始皇帝

帝推五德之運以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曰

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説肇於鄒衍用始於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為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帝東遊至陽武張良狙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綱

子房以盖世才乃僥倖於聶政荆軻之計蘇軾所論良

是獨是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

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心而峻綱不足恃矣

淳于越議封建李斯因請禁諸生學古及燒詩書

百家語目

淳于越泥於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燒詩書

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爇羮而吹齏矣

二世皇帝

劉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及亡匿芒碭山中所

居常有雲氣目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

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楚懷王聞宋義先策項梁軍必敗因以為上將軍

救趙至安陽不進項羽矯殺之帳中目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

迷乎

楚漢

五星聚東井綱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論如棼絲則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曰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大公乃亟亟於寳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羮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楚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進佯驚非亞夫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曰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

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漢

高帝

婁敬言洛陽形勢弱請西都關中曰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詔定元功位次鄂千秋言蕭何全關中功第一上

善之封千秋安平侯目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呂后紿韓信入賀使武士斬之夷其三族目

韓信之寃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牝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帝欲易太子立趙王留侯招四皓從太子竟不果易目并注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己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牽愛戚姬欲立亂臭乃信其失使高帝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猶帝之

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虚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説不必論矣

惠帝

呂太后以戚夫人為人彘惠帝視之驚病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目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

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曹參為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注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沈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匈奴書褻嫚樊噲請兵擊之季布斥其面謾太后

因報書遜謝曰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

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為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䩄顔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帝以複道乘宗廟道上欲壞之叔孫通言人主無過舉願更立原廟

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張辟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呂氏權由此起曰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遽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柔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噱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

史臣論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

注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評鑑闡要卷一

評鑑闡要卷二

漢

文帝

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決獄錢穀自有主者目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目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矣非王成黃霸輩所能及

除田之租稅綱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帝在位常以敦樸為天下先目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傳會轉

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寧有刺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孰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尋令辟哉向因讀史屢及之蓋以辭害意古今通病不可不知

景帝

鼂錯穿廟堧垣申屠嘉請誅錯景帝不聽目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

人心哉

上與梁王宴飲從容言後傳于王曰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啓寵召亂即剪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帝從袁盎言殺鼂錯以謝七國曰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黄輩甚遠景帝既與定計旋為讐口所動斬謀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

之其識見甲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田叔等往治梁獄還盡燒獄詞空手來見曰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争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史臣以周成康漢文景並稱注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

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武帝

李廣屏居南山注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猷法莫此為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鄰子虛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綱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
漓閲爭兼并釁且益滋耳

以張騫為大中大夫綱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
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者乃史稱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
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
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以白鹿皮緣以藻繢為皮幣目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抹盜鑄之幣耳不知錢且盜鑄幣又不可盜造乎

單于乘六騾目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卒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産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偽

帝以列侯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遂坐以酎

金輕及色惡奪爵者百六人目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笑矣

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敗還帝使遮玉門

不令入貳師遂留敦煌注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已甚矣及至士卒饑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聞有濟軍需思改絃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略決不如此史

傳必有所闕

大發兵出敦煌益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

目

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綱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少挫固足

以風世厲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餐旃詫為異事夫雪或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於誣即野鼠草食亦衹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李陵戰敗降單于曰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犢

債轅破犁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王賀為繡衣御史捕盜多所縱捨言吾活萬人後世其興注

盜傷人者也縱一盜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萬餘盜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

嘉之有

壺關三老上書為太子據辨寃目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盜父兵殺讒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寃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略悔之意覬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可畏哉

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寃並稱夢白頭翁教臣言目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

信邪有以致之遂以爲丞相不更可笑乎

殺鉤弋夫人趙氏綱

武帝雖鑒吕雉之禍而爲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吕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隂毒爲弭患之計謬矣

上官桀爲廏令馬多瘦武帝問之桀飾詞以對由是親近注

上官桀以辯給免過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

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故武帝所為大有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綱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跡已著至連兵搆釁更當伏管蔡之誅乃曲赦弗治是霍光有公旦之誠欵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眭孟上書言大石立僵柳起當求賢人禪位目

眭孟伏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昌邑王有罪綱

奉迎昌邑王光侫傯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曽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宣帝

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不受綱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

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驂乘之憚故為是假藉權術乎卒至釀成弑后之禍誰執其咎哉

東海有孝婦被誣死致旱三年注

孝婦固不可屈殺然致旱三年則誰為之且三年旱亦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本未即死而黎民饑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

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爲美談予故表而正之

賜霍光葬具如乘輿制度目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内侯綱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僞增户口賜爵則知綜覈名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以地震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目

池籞假民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徑庭遇災而懼何如懼於未遇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為已善矣

龔遂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目

賣劍賣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賣又何為遂之勞來務本固屬循吏矛但惡史之飾辭

宅目

封丙吉等為侯下至郡邸獄復作者皆受官禄田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禄田宅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遺歸綱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職而恝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如許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逾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

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辭過當未可盡信也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綱

賜功臣子孫固奬勲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黄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足徵其妄

趙充國擊先零叛羌羌數挑戰充國堅守目

充國緩於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畧招撫罕幵則其勢已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托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耶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内侯綱

黃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為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内

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復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帝告太子以漢家自有制度曰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凡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啟

其覬覦之心乎蓋大本既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呼韓邪欵塞目

時黄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姑息者率以望之為是苟悦以非禮闢之宜哉

元帝

弘恭石顯誣奏周堪等請名致廷尉帝不知致廷尉為繫獄可其奏後令出免為庶人目

不知廷尉為獄已屬惛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讒以免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徳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賈捐之以數短石顯不得官乃與楊興謀詭為奏薦顯捐之又自奏薦興顯聞而發其謀捐之遂棄市目

捐之朋比為奸自貽伊戚短顯薦顯尤所謂授人以戈不智之甚者子興氏所惡於小有才尚非其比興亦傾

邪小人熱中躁進其後雖諫封王氏實不足盖其前愆耳

馮奉世論擊叛羌羌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目奉世所陳頗為明决至謂用兵之數必計敵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噱白登之圍冒頓精兵四十萬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陳萬年嘗戒子咸注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諂此誰所傳者或美

咸爲直臣子謂定非孝子

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内侯綱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獎也乃一時口説兵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粟則傳爲美譚於此則過爲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太子驁臨中山王喪不哀帝大恨史丹以頭戒太

子毋哭泣感傷陛下為解注

史丹詭奏或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莽之簒定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劉且不泣與不哀大相逕庭元帝懵懵以數言而解置之不問盖天欲中衰漢業有非人力所能為耳

成帝

王尊劾匡衡張譚知石顯等專權阿諛不奏及奏反言先帝任用非人目

王尊數言所謂誅衡譚之心譚故碌碌衡乃明經者不大負所學哉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甚因奏洪範五行傳帝心知

向忠然不能奪王氏權目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言在為君者實無是理也

賈讓論治河三策目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

汎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哀帝

大赦改元太初綱

自睦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下司隷鮑宣獄綱

丞相官屬不法司隷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曲為周内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烏孫大昆彌來朝綱

漢哀短祚國勢衰微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内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鄙哉

孺子嬰

王莽請璽太后不肯授曰

莽之簒弑元后實釀成之觀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拳拳一璽蓋亦掩人耳目之為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為其所愚

新莽 附

太皇太后王氏崩綱

莽既簒位漢統已絶元后宜書漢也然莽之簒漢皆元

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深哉

收郅惲繫獄綱

莽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䠣徊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内不自安又因經讖之言奪其所恃惲之幸免亦幾希耳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秦豐起兵莽問羣臣方略徵公孫禄與議目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禄身為漢臣乃因莽名

問就儆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失出處語黙之道猶膚見耳

淮陽王元

鄧禹進說光武以定天下之計曰

鄧禹進説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所云延攬英雄務悦民心雖草創要語然帝王治世之道誠不外知人安民而已

光武斬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闗文書會諸將燒之

目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為意師高祖封雍齒然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弭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麗有間矣

後漢

光武帝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目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承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

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後賓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鄧禹以饑卒邀赤眉戰輒不利曰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生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饑卒儌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彭寵反其奴子密斬寵以降帝封為不義侯曰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國之叛臣興王之際削平渠醜不得不行賞為招徠殷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又號以不義是誠何據耶

帝聞耿弇為張步所攻將自往救陳俊謂弇宜待上來弇言不敢以賊遺君父乃大戰破之目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

宜從不可以臨淄為比也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以善事上官延以忠臣不

和和臣不忠為對注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

訾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於朋黨營私則

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盧芳請朝及昌平止之芳遂疑懼復反注

降渠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

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言此非爾所及曰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英略如光武必不出此審然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為非乎史氏蠡測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哉

梁統請更定律綱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為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而

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菓桃菜茹之餽無妨於義則陸贄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梁統論漢自初元建平後盜賊浸多以刑輕易犯

目

高祖至孝宣蓋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既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

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帝詔州郡檢覈田戸吏牘中有河南南陽不可問語東海公陽言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使考實果如所言目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詔許羣盜自相斬者除其罪目

揚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為訓也

南單于款塞議者謂不可許曰

單于搆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之彼不過持不開邊釁之説耳不知能自强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强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增幣和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强顔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綱

趙充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為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馮婦若然則臨陣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庸談

馬援征蠻失利帝使梁松責問目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宋均平羣蠻則援陷無辜如國事何帝蓋未之

思耶

桓譚極言以讖決事之非日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葢亦可知然其論符

命則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實過甚矣

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綱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

得厠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因椒

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軀隴右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旌表實有不服人心者矣

帝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之注

明帝杖撞樂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宋均為九江守虎皆渡江東去目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侈談相襲令人致

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馬后言諸王封域過儉帝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

等目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吏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於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

過正之論不自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章帝

時大旱鮑昱因言前治楚事恐未當其罪注昱典治楚事既知寃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災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鄭衆奏耿恭單兵守城鑿山為井煮弩為糧以當匈奴宜蒙顯爵詔拜恭騎都尉目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氊齧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為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節之義矣

太后詔不許封諸舅爵注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啟之至馬后謙讓實足佳然毋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封馬廖等為列侯綱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歎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綱

句踐早婚嫁重丁男盖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户皆予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第五倫自言曾却千里馬之餽而心不能忘又見

子病夜十往退而寢安已子病不省視而不眠

竟夕注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憲北擊匈奴以贖罪綱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遽令行師此舉實

為無名

和帝

聶尚代鄧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

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遂與諸種復冦金城塞目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聶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兒童不捕雛雉注

循良自貴實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真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鄧后令禁郡國貢獻注

郡國貢獻本非中壼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絶見稱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安帝

封鄧隲兄弟為列侯隲辭不受綱

鄧隲於侯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為大將軍本無大功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光震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諸羌復叛綱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揷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以災異策免三公仲長統著昌言以論其失注

既為三公於宦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燮理而何然專以災異諉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事覺自殺目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密謀誅人及廢后之理

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羌寇河東緣邊令長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覩此而不思明目達聰詰戎勤政可乎

班勇議置西域屯田注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

說本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為不出勇所料

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鄧太后臨朝每躬自減撤以救災戹

目

無毁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戹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禄面牆弗學為戒記載自相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評鑑闡要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卷三

後漢

順帝

孫程等以罪遣就國周舉謂不宜忘其援立大德目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椓人也則時稱

舉為忠鯁者亦可見矣

大將軍梁商卒綱

梁商甫歿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為梁氏竊者幾希即藉宦者誅冀實救火抱薪之為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後自首待罪吳祐謂觀過知仁還以衣遺其父注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辜事出好名不可為訓

种暠手劒當車目

中常侍承帝命名太子恒事也种暠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劒當車是儼然以父子為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為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桓帝

廉縣雨肉綱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續漢志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馬融除南郡太守謁梁不疑梁兾諷知之諷有司

劾融貪濁注

不疑本與兾為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兾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兾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兾為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兾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陳蕃奏賞濫寵多以致水旱帝頗采其言目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為鄉侯如

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

議賑貸其義自見

度尚討桂陽賊士卒以多獲珍寶莫有鬬志尚詭

使出獵密焚其營以激厲士卒遂大破諸賊目

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士出於無可如何然較項羽窘迫

沉船頗為勝之

靈帝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綱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遠然蕃因武雜考鄭颯雖有此曹子何復考為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嬰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張儉望門投止注

張儉亡命跡類夸脛故藪之責儉與賈彪之拒脛所見頗正夫平時既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尚不能守其名又何足稱卒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黨錮之禍惟申屠蟠獨免目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囿於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趙苞母為鮮卑所刼質苞出戰破賊目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

孝孺所言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者率用藉口為𢛶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有可憐憫而不可竟以不知義罪之矣

段熲以阿附王甫自殺目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為然究失卓志矣

帝寵張讓趙忠等目

呼常侍為公毋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

王允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帝責怒讓竟不

能罪讓以事中允目

黃巾約封諝等為內應其言猶出於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立置於法乃反信讒罷允是真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為失寬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綱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
無足惜也

獻帝

蔡邕議省和安順桓四帝廟號目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政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
此也邕汲汲請去已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為耳所謂逆
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夏曰毋為小人儒

孫堅破董卓卓欲與和親堅拒之目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滎陽未免言大意誇其實別有所圖也故操敗而堅勝

朱儁就李傕之徵謂欲乘傕等之間以濟大事注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庸兒小豎變難可乘乃反為刼質大言不慙莫甚於此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綱

虞號為寬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

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不遠又何至興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袁紹圍臧洪使陳琳招之不從城陷洪被殺目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廵其答陳琳云云義正而辭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曹操殺董承綱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名正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田豐說袁紹乘虛迭出以困曹操注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罃三駕敝楚之術同罃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袁紹殺田豐注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定議勿遣目

瑜不獨持論儁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追攻袁尚袁譚至鄴郭嘉請緩之以待變目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曹操攻鄴袁尚使李孚入城注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為操軍紀之疎其見淺矣

烏桓欲助袁尚復故地曹操以田疇為鄉導擊破烏桓熙尚皆被殺目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高蹈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尚隱遯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魏崔琰毛玠並典選舉目

六計弊吏以廉為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龐統勸劉備取益州備言我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目

凡事與操相反雖為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龐統之言自是達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罕不為子莫執中之流

曹操攻孫權權呼劉備自救備請劉璋益兵目

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為之經畧操至濡須

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詞劉璋無

能爾時若聽龎統上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英雄亦

實内怯宜其聽中計耳

劉備孫權分荆州綱

荆州東南門户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

備不能辭

丞相兾州牧魏王曹操卒綱

綱目於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非

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

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迂甚

蜀漢

昭烈帝

魏主丕與吳中大夫趙咨問答注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已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舉紛如

魏楊彪自以漢室三公辭魏太尉之命及是為光禄大夫目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覩其於光禄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

恥辭十萬而受萬尚得謂無虧全節耶旣貪生復好名
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魏主以吳不遣任子怒欲伐之劉曄言不可倉卒
目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注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葢時當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
整頓國事何賴覩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

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帝禪

諸葛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目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韝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吳主與太子親受田目

楊顒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李平以罪免官諸葛亮與蔣琬書言平腹中有鱗甲不圖復有蘇張之事注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 語涉詼諧

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魏主叡將伐蜀劉曄入贊議出則言不可伐及為楊暨所援反以不密責叡又向暨以大魚喻人

主注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於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密出而責暨云云憸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魏制三祖之廟目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魏司隷崔林引周官考課注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録其語

遣費禕救漢中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以試禕注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待勞耳若以從容圍棊為足能辦賊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為不

及矣

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而不廢接納飲博

注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

乆為記載家蹈襲套語禕雖才優於允其不逮諸葛甚

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高

豈可為法

費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郭循刺禕殺之目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或且因以建功要之駕馭有道耳褘之於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為將而沉湎於酒以致遭患其失在褘更非岑來可比

姜維每欲大舉費褘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

目

褘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恢復也少與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謂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

掌大悅宜其以禕為是耳

吳主亮謀誅孫綝戒衛將軍全尚勿洩尚妻為綝姊以告綝綝遂廢主殺尚目

不密害成亮之所以囑紀也然終以婦人漏泄不密孰甚於此鼠矢燭奸則所謂小事不糊塗耳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綱

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犁牛固不足論姜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以恢復自命乃俱聞風而靡無

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巂國罪不容誅矣

晉太保王祥卒綱

王祥以孝行稱乃為魏太尉而復仕典午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謂何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吴人注

羊祜刈穀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愚弄邊界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餽藥使命頻通不惟身犯外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機雲皆善屬文目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國之不恤又豈所
以恤抗乎代斲傷手莫甚於此
晉
武帝
吳人以鐵鎖横江注
孫皓衆畔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巳昭然鐵
鎖鐵錐安能爲守樓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

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誣江水之中炬如何燃故讀書貴在達理

陶濬請乘大船以戰注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濬稱大船可克敵是所謂恃衆勝寡怯懦之流耳

帝臨軒引見孫皓皓以南方亦設此座待陛下為

對曰

孫皓愚闇數語差强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

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時能為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録

胡質以絹賜子威威問於何得絹注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柄可耳正史風化所闗不應有此

詔罷州郡兵綱

吳地甫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多寇警豈得高語銷兵此武帝志滿淫荒之漸杜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

時務

賈充死綱

綱目以揚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充之唱令成濟顯行弑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謚傳為憂乃竟與後負恩輸國之褚淵贊逆皦君之沈約均予書卒南董遺直安在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揚雄死所以賊之書胡僧不空死所以夷之其說尤為繆戾審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

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茲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淵約比者悉以書死正書卒之誤庶萬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澌滅用發凡以示館臣而并著其說於此

帝出齊王攸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濬甄德使其妻

公主請留目

齊王固賢然舉國稱之至令公主苦留是何政體晉武之出攸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惠帝

賈后淫虐裴頠賈模議廢之張華言卿於中宫皆親戚吾曹惟優游卒歲目

張華優游卒歲之語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禍乃自取耳

張華少子韙因星變勸華遜位目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為有目共見華坐昧先幾以及於禍死當愧其少子然此時即去亦豈能終

免哉

東海王越傳檄討張方綱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愈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為留心延納耳非正論也

以庾敳為軍諮祭酒目

時務方殷雖真材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懐帝

漢太保劉殷死綱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奚稱定論至七子各與一業六女寵冠後宫以此為善保富貴豈範經明哲之義長樂老伎倆實殷有以啟之

愍帝

漢趙染悔不用魯徽言經出致敗歸先殺徽目

趙染之殺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一轍欲不

敗亡得乎

丞相睿出師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目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漕運稽期斬之未為失刑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欺後世

元帝

羣臣勸進王不許周嵩上疏謂宜先雪大恥由是

忤旨注

周嵩以忤旨出牧則所謂不許固辭者皆偽耳

南陽王保體肥注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蓋防風專車僑如九畝不經好奇自古已然矣

劉弘以妖術惑衆與涼州刺史張寔帳下閻涉結

謀遂殺寔目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篤論實於左道惑衆者流

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為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

夫復誰尤

帝畏惡王敦因裁抑王氏權王導亦漸見疎外目

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寧當不知何不聞正

言開譬折其逆謀論者尚以疎導為帝咎時事可知矣

王敦反帝令劉隗等避禍百官詣敦戴淵對以體

誠者謂之忠周顗則以王旅奔敗引咎目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懦固不足言而隗等竟自奔避

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廉恥喪盡終亦無救於死獨周顗侃侃正論足令隗等褫魄

王導悔殺周顗注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膈無非曲為身謀而其時逆敦向闕竟靦顏俯仰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必欲藉敦危晉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本懷大畧可覩且觀其後與王含書尤不辯自明矣庾亮大奸之目故非刻論史官乃稱其任真

推分猶得謂直筆耶

明帝

王敦與王導書目

敦病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絶敦即其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為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為耳

王敦斬郭璞注

璞占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主福善禍淫趨吉避

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敦側而輕蹈危機顯其術數

蓋兩失之矣

詔王敦網紀除名温嶠疏言宜施寛貸注

王敦非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委蛇其間耳且敦既為大逆惡黨僅予除名猶為失寛而更欲貸之乎温嶠所議特為導周旋而晉政不綱於是益無可為已

成帝

蘇峻兵入臺城宫府掠奪一空以王導為有德望

使仍任本官目

褚裒正色呵止峻兵即不敢上殿宮門苟設禁衛何致任其掠奪縱横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狂悖甚至聽其除拜恬不為怪導之罪尚可逭乎

温嶠與陶侃討蘇峻嶠貸糧於侃侃欲西歸嶠以大義止之目

爾時若無温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則平日所

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陶侃卒綱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顏含言禮無偏敬目

爾時相尚清談都無實行惟顏含内外如一卓自樹立勝於時輩遠矣

蜀處士龔壯欲報父叔仇乃說李壽殺蜀主期注

既為處士復仇宜也而權譎誘人為逆以報己恨失正道矣

穆帝

劉惔策桓温必克蜀注

惔策桓温克蜀決之於博更慮其將來跋扈信如左券可謂有卓識

桓温既平蜀朝廷憚之會稽王昱引殷浩以抗温

目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溫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義之協和之説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征討都督褚裒師師伐趙綱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

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謝萬出鎮遇諸將多矜傲凡謝安慮其不免自隊

帥以下無不厚相親託注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

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笑

哀帝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以為請述

言何讓汝定不及我目

子請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詫哉

帝奕

王猛伐燕請慕容垂子令為鄉導又詐以垂語紿令令奔燕垂亦懼出走復為追騎所獲目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孝武帝

秦苻陽王皮周虓謀反事覺皆赦不誅目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寛名而失正義矣

謝安出遊山墅注

謝安睹墅羣詡為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至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綱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狀則桓冲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蹈僨轅之譏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太子德宗即位綱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鬯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下得人者直庸主耳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

安帝

王恭以反誅臨刑猶謂欲令後世知恭注

恭初以疾惡威脅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孫恩寇會稽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為設備城陷

凝之被殺注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名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劉牢之討孫恩使劉裕覘賊裕墜岸復登獨驅數千人會官軍擊賊大破之目

裕瀕危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之兵何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蛾賊乘間遠颺敬宣馭

下無紀固無可辭咎然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失之誇矣

王謐親解帝璽綬授桓元元敗劉裕以謐舊恩特保全之注

謐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奸哉

燕王熙遊白鹿山網

熙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絶逺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葢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揆事理子輿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綱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於秦亦當請於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葢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綱

仲文晉室舊臣首勸桓元受禪繼復諂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魏故事立嗣先殺其母目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幾何不為實君劉顯等所害不是思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耳

杜慧度與盧循合戰擲雉尾炬焚賊艦目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蓋縛爆竹草束於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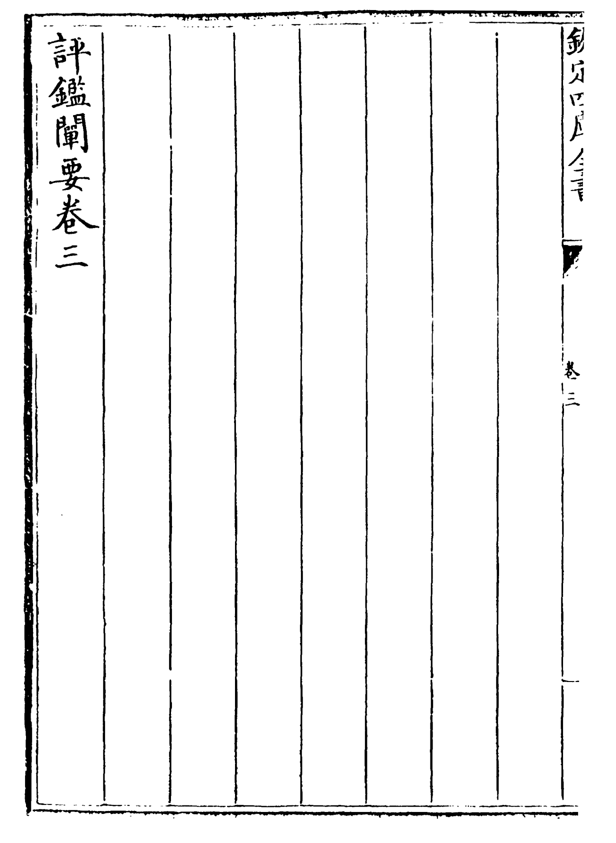
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付書署封至白帝乃開目

千里襲人機事不密敵人早為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熒惑不見綱

緯星伏逆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夸

辭傅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評鑑闡要卷三